

首屆博士班 101學年度開始招生

理論與實踐並重 歡迎有志學子報考

經教育部核准，本校首屆博士班自101學年度（2012年）開始招生！

結合學術研究與修行實踐的博士班，課程的主軸為「佛教禪修傳統與現代社會」，據此開展四大方向：一、主修領域課程：著重起源與發展；二、副修領域課程：著重比較與對話；三、核心課程：著重研究理論與方法、專題研討；四、共同選修課程：著重意義與實踐。

四大課程方向，期望培養本校博士生七項核心能力：一、掌握相關領域的專業學養、社會脈動與國際趨勢的能力；二、具備經

典語言與學術語言的進階能力；三、對於相關領域的經典、專題、人物與現代社會的意義，具備良好的詮釋與評析能力；四、具備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投稿學術期刊的能力；五、具備國際性禪修教學與交流的經驗與能力；六、具備人文創意、跨領域論述與研發能力；七、具備安定人心、淨化社會的關懷與化導能力。

本校成立以來，結合法鼓山園區以禪修與教育為特色的優勢，持續發展「研究與修行並重」、「傳統與創新相融」的學風。未來的博士生，將學習佛教各種禪



▲ 培養與世界接軌的高等佛學研究和實踐的人才，是本校辦學的目標之一。

修傳統的起源與發展、比較與對話，或探討佛學資訊，以期建構「佛教禪修傳統、佛學資訊與現代社會」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專

題研討，掌握其在現在社會的意義與實踐，成為當前國家社會所需，培養能安定人心與淨化社會的「心靈環保」人才。

本校加入「卓越新北教育策略聯盟」



▲ 校長惠敏法師（右）應新北市市長朱立倫（左）之邀，簽署策略聯盟備忘錄。

應 新北市市長朱立倫之邀，本校校長惠敏法師於2011年10月18日參加「卓越新北教育策略聯盟——大專院校校長座談會暨教育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藉由簽署教育合作備忘錄的方式，與新北市政府和各大專院校攜手建構教育合作平台。

校長惠敏法師表示，本校「ZEN——『輕安一心』」創意禪修空間研究計畫」豐碩的成果，優質的禪修地點及館藏豐富的圖書資訊館，以及重視培育學生具專業佛學素養、資訊科技運用能

力及禪修觀照、重視人際禮儀及愛護自然的品格，兼具宗教家的情懷、服務社會的熱忱，這些軟硬體資源以及人才，均能提供為新北市的教育資源。

「卓越新北教育策略聯盟」為新北市政府所發起，藉由與各大專院校建立、建構教育策略聯盟內資源的共享管道，合作辦理多元學習課程活動，提昇新北市各級學校學生多元學習效益。本校為轄內二十四所大專院校（含籌備中的法鼓大學）中，唯一一所佛教學院。

101學年度佛教學系 博士班報考資訊

報考資格：

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已取得碩士學位者，或符合教育部訂定同等學力者。

報名日期：

2012年4月6日~4月25日

考試日期：

2012年5月25日（五）

筆試及口試

考試科目：

佛學英文、佛教史與佛學專題

聯絡電話：

(02) 2498-0707轉2372

E-mail：aa@ddbc.edu.tw

「學士班&碩博士班」 考生輔導說明會

活動時間：

2012年2月11日（六）

活動地點：

法鼓佛教學院階梯教室

連絡電話：

(02) 2498-0707

(學士班分機：2242)

(碩博士班分機：2372)

E-mail：

bdu@ddbc.edu.tw（學士班）

aa@ddbc.edu.tw（碩博士班）

傳真電話：

(02) 2408-2492

報名方式：

12月15日起開始上網報名，請至本校網頁：<http://www.ddbc.edu.tw/>→點選【招生專區】→【考生輔導會】

【學術交流】

貝葉經權威彼得·史基林教授演講

國際研究巴利文貝葉經的權威彼得·史基林教授（Peter Skilling），於2011年11月10至22日來訪本校，並以「佛法研究與佛教研究：挑戰與機會」為題演講。史基林教授從知識論、歷史學和佛教研究三個部分，來討論佛教學術研究在佛法學習中的位置，以及其意義和應該注意的問題。

史基林教授建議佛教研究應該包括「佛法研究」、「佛教學術研究」兩個層面。並指出「佛法研究」是為了自己與眾生的利益來學習佛陀的教法，強調佛是全知的，讓人對佛法有更強的信仰；而「佛教學術研究」則是對佛法採取「開放」態度，重視的是提問的精神，和科學態度的好奇心。從學術的角度，佛教經典是歷史的產物，所以研究的方法是多元學科的，例如可用歷史、藝術、人類學、社會學等方法來研究。

比利時巴德勝教授來訪

比利時根特大學（Ghent University）漢學中心主任巴德勝教授（Dr. Bart Dessein）2011年11月9日在本校海會廳以「優波扇多的《阿毘曇心論經》跟中國的毘曇宗」為題演講。巴德勝教授是西方少數研究漢譯阿毘曇，特別是說一切有部的學者，因此演講一開始先從說一切有部的七論說起，然後提到集大成的《大毘婆沙論》。而另有一稍不同於毘婆沙宗傳承的，如《阿毘曇心論》、《阿毘曇心論經》、《雜阿毘曇心論》等。巴教授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雜阿毘曇心論》，並將這部十一卷的漢譯本翻成英文。

而目前《俱舍論》有梵文本，在西方有相當的翻譯和研究，但《俱舍論》所參考的《阿毘曇心論》等，只有漢譯本，因此這方面的研究寥寥無幾。這也是巴教授目前的重點研究。最後巴教授提到漢譯經典的可貴，鼓勵年輕的一輩要多花時間在閱讀經典上。

「My Lib：我的圖書館」 圖館週展開系列活動

2011年圖館週於12月19日至23日以「My Lib：我的圖書館」為主題展開系列活動，希望全校師生與社會大眾，能更認識圖書館資源。

在19日的開幕式中，館長洪振洲老師表示，圖書館是大學的心臟，不僅是典藏史料和保存文物的空間，更要扮演支援全校師生教學和學術研究的角色。如何讓圖書館的資源充分被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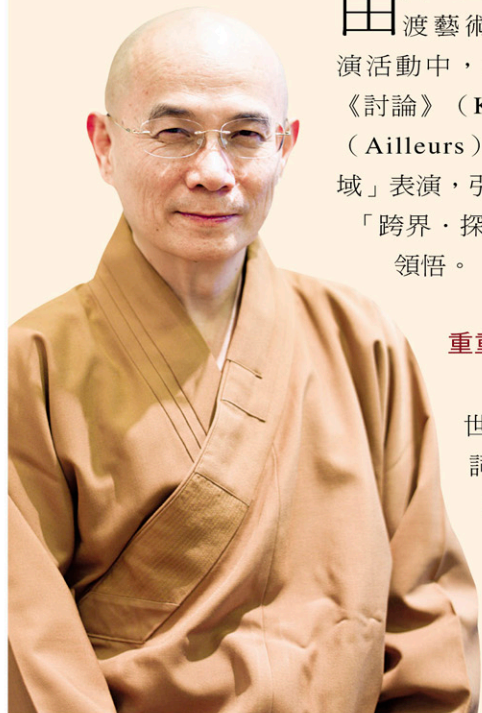
▲ 圖書館館長洪振洲老師於開幕式中致詞。

用，考驗館員的專業和智慧。因此本次圖館週即思考著：在網際網路盛行的今天，讀者搜尋資料方式有了明顯的改變，圖書館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與功能。

今年的活動除邀請陳怡勝律師針對「著作權保護與合理使用」做智慧財產權的專題演講，更舉辦「我的圖資館運用案例觀摩賽：從圖資館資源到論文或報告」活動，透過觀摩賽，分享個人運用圖書館資源的經驗與祕訣。觀摩賽分為學士班和碩士班兩組，12月20日共有六位同學發表，學士班由釋顯知以〈高僧帶我走過的痕跡〉、碩士班由李慧萍以〈漢譯佛典校勘——以《華嚴經·十通品》為例〉分別獲得優勝。

而每一年最受歡迎的中西參大賽，本次也加入許多著作權相關的題目，參賽同學無不熱情參與，更為圖館週掀起高潮。

佛教各傳統的跨界·探索



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主辦的2011年「關渡藝術節」，在諸多的國際藝術展演活動中，其中臺灣《千年琵琶》、芬蘭《討論》(Keskusteluja)、法國《在他方》(Ailleurs)等三項「跨界、跨文化、跨領域」表演，引發我在佛教的教學、研究上，對「跨界·探索」的兩個議題，有鮮明的體會領悟。

重重無盡、一與多之相即相入

「跨界」(crossover)是半個世紀前從音樂排行榜所產生的語詞，但是卻帶動了古典音樂的「跨界」。典範之一是大提琴家馬友友，他的「Soul of the Tango (探戈靈魂)」(1997年)、結合美國西部風格的「Appalachian Journey (阿帕拉契之旅)」(李東陽攝)

(2000年)等音樂專輯，以及1998年發起「Silk Road Project (絲綢之路計畫)」，推動音樂教育，促進各國文化與藝術交流，融合傳統與現代意義，受到國際肯定，於2010年，更與哈佛大學開展各種合作方案。

這種「跨界」的文化藝術意義，或許可以比擬於佛教的華藏莊嚴世界海，從劫(時間)、剎(空間)、法、眾生、佛德等一與多之相即相入的觀點，表達萬法平等不二的境界，引發學佛者發菩提心，修廣大的菩薩行。

如是讓藝術古典傳統特色，與跨文化、跨領域等「跨界」不同元素的重組、創新為新的全球化表達符號，是「如何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保存優良文化藝術傳統」的出路之一，相信佛學界也會有同感。

佛教各傳統的跨界·探索

佛教的三大傳統猶如從同一株樹幹(印度佛

教傳統)長出的兩大枝幹(漢傳、藏傳佛教傳統)，如何探究各種傳統的起源與發展，去蕪存菁、或善用「方便」悟入「真實」?以「佛學資訊」支援、滋潤佛學研究，如何研究其各種理論的特性，並以實做來驗證?這是攸關正確理解與實踐佛教各種傳統，以及其現代化的重要課題。或者如何適當的比較分析佛教各種傳統之同異，並產生對話模式，或截長補短，或各盡其用?如何探索「佛學資訊」運用於佛學研究的可能性，以及反思其利弊得失?這是攸關各種傳統以及現代科技之間的交流、互益與合作的重要課題。

若能如此規畫佛教教育，則可以培養出具備融會印度、漢傳、藏傳等佛教傳統的研究與實踐能力，善用佛學資訊之現代科技，落實社會關懷與開拓全球視野之佛教學者、宗教師與社會精英，以增進社會福祉與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

心得分享

「阿昆達磨」式的資源回收

◎釋長觀(碩士班學生)

法鼓山非常講究「環保」，這是我自2011年7月入學迄今，最大的感想。

暫且不說「禮儀環保」、「心靈環保」、「生活環保」等重要觀念。那天，我第一次

到資源回收區倒垃圾，站在琳瑯滿目的各種分類選項的前面，發呆了好一段時間。

雖然，以前我也曾做過環保義工(唯一專長是踩寶特瓶)，但這麼詳細的分類，可

說是生平僅見。例如「紙類」，分為白紙、碎紙、紙板、紙箱、紙袋、報紙、紙餐盒；「塑膠類」分為塑膠瓶、寶特瓶、塑膠容器、塑膠(料)類、乾淨完整塑膠袋、乾淨破損塑膠袋等。這還只是其

中的兩大項而已，彼時，我真有歎為觀止的感覺。

然後，開始一項一項分類做回收，有幾次，丟進去又再揀出來，因為看了看別人先前放進去的東西，又重新做選擇。最後，讓我猶豫躊躇、陷入長考的是：手中這張「畫滿了不同顏色天城體符號」的白色影印回收紙，到底是要歸到「白紙」還是「碎紙」?想了很久，我想，保守一點，可能歸類於「碎紙」比較安全些。我覺得，在法鼓山丟垃圾也是一項「頭腦體操」，是「正念正知」的考驗。

後來想到，這樣詳細的分類法，正是印度佛教中，「阿昆達磨論師」的特色——把一一法做明確區分，不容混淆。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提到：「凡是有一種特性，能使我们了解『是什麼』的，叫作『法』。如《成唯識論》說(『法』的定義是)：『能持自性，軌生他解』。就是有他的特性，使我们依之而有特殊的認識，不會與其他混亂。」

法鼓山連資源回收都要依「法」的特性做詳細區分，這裡果然是很有學問、有氣質的地方，連「丟垃圾」都丟得很阿昆達磨。

所以，我暑假中在法鼓山初逢部派論師，對論師精神的緬懷，不是在正式的課堂上，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在「資源回收區」!

行願社

踏出社會服務的第一步

◎葉紹玳(碩士班學生)

位於新北市土城區的慈法禪寺暨普賢慈海家園，是臺灣唯一將安置機構與佛寺結合的社會福利機構，創辦人淨耀法師希望透過親近佛法，讓行為偏差或欠缺家庭親情之青少年，能在這裡建構新的人生觀及視野。

行願社每學期定期去慈法禪寺帶領八次的分享課程，也在寒、暑假結束前，舉辦一日成長營的活動，盡量用簡單而易於了解的表現方式，分享佛法的慈悲與智慧，期望孩子們能在正面的薰陶中平安成長。

雖然說是去「帶課程」，事實上對大家來說都是新嘗試，前去帶課程的人都是「學生老師」，上課時憑的就是熱忱、勇氣與努力；反倒是孩子們豐富了我們，讓我們了解他們的世界，也學習到接納、安忍與柔軟。

課程進行的方式很多元，例如：玉梅學長、秀雯菩薩的小故事及影片導讀；文瑞學長用心情紅綠燈、人生競標等遊戲，帶出正念與死亡觀；王麗玲老師、康吉良學長的鋼琴與唱遊等，本學期11月13日的課堂更由浩暄法師與榮星法師，分享地藏菩薩的故事，說明發願的意涵，並帶大家進行供燈祈願的儀式。

慈海家園是本社從事社會服務的一個起點，也是讓自己學習入世的修行舞臺，這是條長遠的路，雖然不知善種何時成熟，但我們仍滿心歡喜地耕耘付出。歡迎有志於少年關懷的人，一同加入我們的行列，感謝慈海家園讓我們有實踐佛法的機會!



▲ 做好資源回收，就是在生活中落實心靈環保的一環。

澄心禪學社於2011年10月5日舉辦「金山萬里單車動禪」活動，做為本學期的期初迎新，訊息發布後，獲得全校師生熱烈回響，共四十人報名參加。

活動當日清早仍下著濛濛細雨，行前方丈和尚果東法師也為天氣不佳而擔心，但在同學們風雨無阻的信願下，出發前終於雨過天晴。

在接受方丈和尚果東法師的祝福後，由禪學社社長果興法師帶隊，一路經由水尾漁港，後轉至員潭溪、景觀橋，至下寮、太子亭，並在頂寮海岸舉行淨灘活動，大家發揮同心協力的精神，讓海灘恢復乾淨。最後回到金山小坂溫泉舉行晚會，全體師生一起度過「澄心、健身、淨灘、發願」的一日之旅。

晚會首先由林洛廷分享從臺大晨曦社到法鼓澄心社的心路歷程，接著由康吉良分享繼程法師

單車動禪·淨灘澄心

◎釋融音(學士班學生)

禪學社舉辦期初迎新活動

作詞的〈不留痕跡〉與〈知福幸福〉兩曲。來自馬來西亞、韓國、中國大陸、越南、法國的法師、同學也分享本國佛教的修行特色。本社的指導老師果鏡法師為大家開示時表示，本校立足在漢傳佛教的基礎上，亦能接納與學習南傳、藏傳佛教。杭州佛學院的戒法法師也以「立足中華，放眼世界」表示回應。

社長果興法師介紹本學期澄心禪學社的活動主題有二，第一是聖嚴師父禪法的研修；第二是修行博

覽、跨界論壇，經由專家講演佛教不同傳承的禪法內涵，了解人類禪修的向度。法師同時分享，漢傳佛教的禪法非常強調菩提心，禪除了體現在生活當中，

也加上了一種慈悲心與責任感。最後法師帶領大家唱誦〈四弘誓願〉，從唱誦中發願行菩薩道，期勉自我修行也學習發心奉獻，晚會至八時圓滿落幕。



▲ 參與活動的師生，朝氣蓬勃地體驗「澄心、健身、淨灘、發願」之旅。

法鼓佛教學院叢書

堅持高品質的佛教學術出版品

「法鼓佛教學院叢書」是本校的學術著作出版品，將本校相關之各種學術研究與實踐修行成果、學術研討會議論文集與研修論壇等，經過相關審查程序，分為「論叢」、「譯叢」、「特叢」三大書系，本期將已出版的叢書做一介紹。

論叢 1

書名：Paths to Omniscience: the Geluk Hermeneutics of Nga-wāng-ḅel-den
(前往遍智之道：昂望奔登依格魯派
了義與不了義的觀點所作的詮釋)

作者：William Magee

出版者：法鼓文化

佛教的教義提到若是我們能夠分別了義與不了義，就可以親自觀察真理實相。威廉·馬紀的《前往遍智之道》是從格魯派觀點，包括了昂望奔登和其他大師的詮釋角度，討論經典詮釋的一些議題。這本書也提到格魯派詮釋學的方法，即使是同屬於格魯派，諸大師之間並不完全同意彼此的看法，彼此間有著複雜而微妙的詮釋矛盾。

本書也包括了昂望奔登對嘉木漾大師《大宗義》注解的一些翻譯。從這些注解的翻譯，我們可以看到對《大宗義》不同的詮釋。

論叢 2

書名：漢文佛典語言學：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法鼓佛教學院

出版者：法鼓文化

傳統的佛經語言研究，著重於原文與

譯文的比對考證。近年來，漢語學者開始以聲韻學、訓詁學、文字學等方法來研究佛典語言，為佛典語言學帶來全新的發展。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邀請到海內外的漢語學者、佛教學者，從各自的專業領域發表研究成果，其中也包含了現代化的佛學資訊資料庫與研究方法，開啟了佛教經典與漢語語言學研究的新方向。

本書收錄了此次研討會二十五篇精彩論文，期望論文的集結出版，能鼓勵研究生和青年學者加入漢文佛典的研究領域，汲取學界在佛經語言方面的最新成果，以拓展研究視野、提昇研究風氣。

論叢 3

書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jjhima-nikāya* Vol.1 Vol.2 (《中部尼柯耶比較研究》第一冊 第二冊)

作者：Anālayo

出版者：法鼓文化

無著法師的《中部尼柯耶比較研究》是一部近年來對巴利語《中部》經典在文獻上收集最為詳盡的書。這本書不論是在一手資料，或二手研究方面，收錄都相當齊全。以一手資料言，除了羅列相對應的梵文、藏文、中文資料外，若

有其他，如中亞語言的殘卷，甚至在論書註解中所引用的經文，也都一一說明；而本書所列數十頁的參考文獻，也搜集了西方語言的二手研究資料。

除了文獻的詳盡外，本書的另一大特色是在經文比對方面，無著法師相當仔細，不論是段落上的差異，人名、地名上的不同，還是字句上的出入，都可看得出無著法師對經文閱讀的用心。

論叢 4

書名：佛教禪坐傳統研討會論文集

主編：莊國彬

出版者：法鼓文化

佛教禪坐傳統研究的跨國際、跨學界思想交流，讓佛教禪坐的研究視野，更加豐富多元，是近年來世界佛教學術研究的重要新趨勢。

本書收錄2009年「東亞靜坐傳統暨佛教禪坐傳統國際研討會」中六篇研討會論文精華：Bhikkhu Anālayo (無著比丘)的“*The Dynamics of Theravāda Insight Meditation*”、蔡伯郎的〈滅盡定與瑜伽行派之末那識〉、中村薰的〈曇鸞の念仏止觀〉、陳英善的〈稱名念佛與稱性念佛〉、伊吹敦的〈東山法門的修行生活以及禪觀的意義〉、龔雋的〈中國禪



學史上的「坐禪」觀念——以六到九世紀禪史案例為中心〉，期望透過此論文集結出版，提供學術界專家研究參考，也讓禪坐的好處能與一般大眾分享。

特叢 1

書名：Studies in Āgama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horter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別譯雜阿含經之研究)

作者：Marcus Bingenheimer

出版者：新文豐

《別譯雜阿含經之研究》是對部分雜阿含類的經文所做的研究。以《別譯雜阿含經》(大正藏第一百經)為基礎，與相對應的巴利文、梵文以及漢譯本的經文比較，並有英譯和註釋。同時也探討了《別譯雜阿含經》的部派歸屬問題、文本的歷史以及與其他雜阿含經典的源流關係。附錄包含了一份較以往更為完善的《別譯雜阿含經》三百六十四篇經文的比對目錄，以及發表了首次嘗試對文本進行電腦比對分析的結果。

書評

評介《別譯雜阿含經之研究》(Studies in Āgama Literatu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horter Chinese Saṃyuktāgama)

◎莊國彬

我跟馬德偉老師(Marcus Bingenheimer)在法鼓佛教學院同事了五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個典型且非常聰明的德國人，而且是個明顯牡羊座個性的德國人。讀他的文章，讓我想起了他的個性，嚴謹、針對要點、且論點明確。他的中文相當流利，日語也可以通，更不用提英文、法文了，而且做為一個佛學研究者，梵語、巴利語的知識他也完全具備。以這樣的個性和語言知識的背景，他對《別譯雜阿含經》的研究，我想是值得讀的。

就我的知識所及，不論是在臺灣還是在國際上，這是第一本研究翻譯《別譯雜阿含經》的專著。漢譯《雜阿含經》有五十卷，《別譯雜阿含經》只有十六卷，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目前學界的研究大多還是在《雜阿含經》，而不是《別譯雜阿含經》，這或許是跟《別譯雜阿含

經》並不是全譯的緣故有關。但從研究早期佛教文獻的角度來看，這也是部相當重要的經典。

就跟《雜阿含經》一樣，《別譯雜阿含經》中的諸經順序也是有些雜亂。因此在這本書中，對照了《雜阿含經》，分別以四個相應為主題：比丘相應、魔相應、比丘尼相應、帝釋相應，重新整理了《別譯雜阿含經》。在每個相應前面，對該相應都有個簡單的主題說明，也有相關文獻介紹，如巴利語本，或梵語殘卷，還是有其他不同語言的譯本，最後才是英文的翻譯與注解。每部經的英文翻譯除了附上大正藏《別譯雜阿含經》的經號外，也都會有個標題，讓人一看就知道這部經的大意。換句話說，這本書的另一個作用是可從漢譯的經典，對應到這本書的英文翻譯。

或許有人會認為直接讀漢譯經典即可，又何必看英文的翻譯！

但我們知道早期的漢譯經典並不是很好懂，除了罕見的語詞外，有些用語雖然看起來今天也在用，可是意義上卻有著顯著的差別。舉例來說，在《別譯雜阿含經》第二百二十三經，提到「降

魔坐道場」。「道場」在今天口語的意思往往指的是寺廟，而且並沒有限定是某一座，或是怎樣形態的寺廟，但在早期漢譯經典中的「道場」，有時也譯為「菩提道場」——指的是世尊所坐的

那棵菩提樹下。所以在這本書中，就翻譯為「seated on the seat of enlightenment」。全書的英文翻譯淺顯易懂，主要就是為了能幫助大家讀懂這部《別譯雜阿含經》。

集大師級學者論文的《漢文佛典語言學》

◎莊國彬

於2011年7月出版的《漢文佛典語言學：第三屆漢文佛典語言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一書，就如會議召集人竺家寧教授所說的，這次的會議「幾乎網羅了在這方面的絕大部分大師級學者」，如方一新、王雲路、梁曉虹、徐時儀、蔣冀騁等。

回顧第一屆研討會是2002年在臺灣中正大學舉行，而第二屆2004年則移師到長沙的湖南師範大學，第三屆則是在2008年，由政治大學和法鼓佛教學院合辦。

由這幾次的會議，開始帶動了兩岸對漢文佛典語言學的研究風氣，也讓幾十年前對佛經研究較不重視的漢學語言界，開始注意到佛經文獻對中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

佛經語言學的研究重點在運用傳統漢學既有的聲韻學、文字學、訓詁學、詞彙學、語法學的知識，來讀懂佛經。但漢文佛典的翻譯時間，從東漢到宋朝，有上千年的時間，不同的階段使用了不同時代的俗語詞彙，也同時

反映了各時代的地方口語。這多樣性的口語，往往在古典的辭書和文獻中較為罕見，不像正統文言或儒家等文獻有相當多的訓詁資料和研究專著。加上漢譯佛經基本上是翻譯作品，而原先翻譯的語言有可能來自梵語、巴利語，印度的俗語，甚至西域的語言，更增加了理解的困難性。

因此，除了加強梵語、巴利語的學習外，若有傳統古文的文獻知識，對了解漢譯佛經也會是另一項利器。

4 The International Mindfulness Congress 2011: A Buddhist Practice for Today's Society

by Giuliana Martini and Michael Zimmermann

Thirty researchers and Buddhist teach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came together at the University of Hamburg for a 4-days congress on the topic of 'Mindfulness', *Achtsamkeit* in German, on July 18th-21st, 2011. Mindfulness is a central concept and meditative exercise in almost all Buddhist traditions. It has become a "Buddhist practice for today's society", as the subtitle of the Congress clearly highlighted.

The setting of the Congress was quite unique – an outcome of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institutions: the Tibetan Centre Hamburg and the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the Asien-Afrika-Institut (AAI) at Hamburg University, an academic unit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 Dr. Michael Zimmermann, and a partner institution of DDBC.

The Congress was born from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se two different groups: researchers on the one hand and Buddhist teachers and practitioners on the other. Not to ignore the fact that many among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Congress were at home in both groups.

The discussion began with approaching Mindfulness (Sanskrit *smṛti*, Pali *sati*)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and their textual roots: the early Buddhist textual tradition, the Tibetan traditions, the Chan and Zen traditions of East Asia. Venerable Anālayo (associate researcher at DDBC and also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AAI), was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is first panel.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across different Buddhist countries was followed up to its reappearance in 20th century in Burma, from where it gained new importance for what can be called Buddhism in modernity, such as for instance programs of applications of Mindfulness in modern Taiwanese hospice palliative care that were presented by Venerable Huimin, and the emergence of Buddhism in the West.

Plural Ways of Meditation Nowadays

Many diverse techniques of Mindfulness practice are known today. To an extent, this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act that already the oldest texts on Mindfulness do not speak with one single voice. Over the centuries, the different strands of the textual traditions reflected diverse and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nterpretations.

Suc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ould allow for a side-by-side of different traditions of Mindfulness without the urge of having to decide which technique might be the "original" or more "authentic" one, today.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 of Mindfulness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having departed from its traditional Buddhist context in many of its modern applications, does not however remain in a theoretical or social vacuum. Any de-contextualization of Mindfulness from its old Buddhist environment, comes today to be followed by a re-contextualization into new cultural and spiritual settings with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their own underlying

ideologies.

A real difference from ancient models of the roads taken by Mindfulness to be transported and taught in modern and postmodern societies was seen in the fact that, as it is the case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teaching of Mindfulness in the so-called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Program" in hospitals becomes a government-controlled matter with meditation teachers in salaried profession.

Mindfulness and Neuroscience

Mindfulness and Neuroscience was the topic of another panel, a theme that has occupied the contemporary Buddhist scene for many years and that has paved the way to something we today might call "Contemplative Science".

It is now sufficiently clear that the continuous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and of other forms of meditation as well) leads to changes in the brain structure, that can be measured and shown by magnetic resonance tomography.

Positive effects which seem to go along with these changes in brain structure are said to be less stress, worry, depression, reactivity to pain, increased attention and an overall feeling of more happiness.

Measuring Wisdom?

Experiments with individuals who regularly practice Mindfulness equally suggest that such persons experience more well-being, that they are happier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that it is easier for them to have self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goodness of others.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Neuroscience and Mindfulness there remains a whole area of research to be addressed: Can we really be sure that the effects which can be seen going on in the brain have all been triggered by the practice or Mindfulness? Or are there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fact

that people who regularly practice meditation are simultaneously often also integrated into a closer social network, introduce regular patterns in their lives, etc.?

Yet, wisdom – the goal at 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of what is understood as the scope of correctly directed mindfulness according to tradition – will probably never be liable to measurement through the instruments of natural science.

Mindfulness in Education

The panel on Mindfulness in Education has shown for example the benefi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ndfulness exercises into the German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potential to apply a more holistic approach to education, away from the increasing dominance of exam-focused and module-styled fact-oriented learning. Mindfulness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vital "field of competence" which could actively be introduced to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Mindfulness in Medicine and Psychotherapy

The context of such Mindfulness exercises must of course be a purely secular one. Religious elements cannot play, in Western secularised contexts, any role when such practices enter the classroom.

Another panel focused on Mindfulness in Medicine and Psychotherapy and the result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ndfulness practices to patients who suffer from depression, chronic-pain or cancer.

Mindfulness and Ethics

The panel on the topic of Mindfulness and Ethical Responsibility was a very crucial one, as it engaged with a central question which somehow made itself felt throughout the whole Congress: has Mindfulness an ethical dimension? Does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lead to an ethically pure individual? And: will more Mindfulness on a broad societal scale make this a better world? Does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imply ethical behaviour or is it simply self-referential? Does genuine Mindfulness lead to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No doubt, Mindfulness can bridge the gap between good intentions and conduct and enable individuals to act consistently with their highest moral aspirations. For this reason, Mindfulness also enables the practice of so-called Engaged Buddhism, a movement in which one assumes social and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informed by Buddhist ideals. In such a way, Mindfulness can also be seen as a matter of responsibility.



▲ Christof Spitz (Tibetan Center, Hamburg), Ven. Anālayo (University of Hamburg & DDBC), Lambert Schmithausen (Emeritus, University of Hamburg), courtesy Ven. Huimin.



For final liberation from *saṃsāra* or for better performance?

On the last day, H.H. the Dalai Lama delivered the closing speech. Som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different panels were invited to address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had come up during the Congress with the Dalai Lama and some of the questions formulated by the

audience were also brought in by the final session's moderator, Michael Zimmermann.

Perhaps the most crucial issue explored at the Congress was that of the de-contextualisation and re-contextualisation of Mindfulnes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 Conference venue, the main building of Hamburg University, courtesy Ven. Huimin.

This was also the first question addressed to the Dalai Lama – whether and to what extent it is acceptable, from a Buddhist traditional perspective, that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which has its roots in a deeply Buddhist environment and in a Buddhist history of 2,500 years, is now in the West, readily taken out of this context, sometimes completely stripped off of its Buddhist background and implanted into a new cultural setting which is

bare of the wider context in which Mindfulness practice has been embedded in Buddhist practice.

The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then may not serve anymore the ultimate goal of Buddhism, liberation from *saṃsāra*. The soteriological dimension might be completely obliterated in favour of performance-oriented applications and,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t might be cut off from any ethical foundation, with which it traditionally comes along

in the Buddhist system, an ethical foundation which stands at the very core of the Buddhist Dharma.

Resources

A book with most of the speakers' contributions is planned. A bilingual free live stream was provided throughout the event, and DVDs are available for sale through the website: <http://www.mindfulnesscongress.org/achtsamkeitskongress.de>